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廿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正義曰三章烏路反

疏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

○正義曰三章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

○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殺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既破我斧又缺隋鑒曰斧斧斯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我斯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

者爲大罪○斬七羊反說文云方鋸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鑿曲容反

四國是皇

四國管蔡商奄也

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既反攝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疏

破既

疏

既破既

至之將○毛以爲斧斬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旣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斬損其斧斬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正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爲有人旣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斬此二者是爲大罪而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斬喻四國破毀至之二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隋鑿至之義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斬乃是家之斧斬不類而云我斧斬

周公東征

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

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
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
爲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
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
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
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旣滅矣其君佞人不可
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
傳云逐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
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鑄
反字或作奇音同鑄屬也韓詩云木屬○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疏傳鑄屬曰鑄○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五戈反又作訛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箋云嘉善也○

疏

傳鑄屬曰鑄○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木屬曰鑄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叱化也正義曰釋言文旣破我斧又缺我鑄
木屬曰鑄○鑄音求徐又音虯韓詩云鑄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遁
遁固也箋云遁斂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休虛虯反

疏

傳道固。正義曰。邇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之不安。故易

之。釋詁云。邇。斂聚也。彼。道作摯。音義同。是道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

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遙反。篇同。○**疏**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

疏

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

四國旣定。仍在東土。已作鷗鵠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卽經二章皆刺成周。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

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則知此朝廷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謂之朝廷則知此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鳴鶠羣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卽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狠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也不知周公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廷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鳴鶠之後得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幽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雷風之前何則作鳴鶠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旣作東山又

造作此詩以刺王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柯斧柄也禮之柄者亦治國之柄

不知毛意然否。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疏

至不伐柯得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

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柯所以供家用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娶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

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周公至聖旣能未形非如讎敵尙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尙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尙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

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所以其願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疏

行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覲古豆反踐賤淺反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篆云覲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子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

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
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
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
物也傳意或然○箋覲見至說之○正義曰覲見釋詁
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迎周公而
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罭于遇反。于本亦作

疏

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

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欲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

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畱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无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九罭之魚鱣鯈也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九罭之魚也。繆罟小魚之網也。鱣鯈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鱣鯈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鱣才損反沈又音撰。鯈音房。繆罟爲百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總罟音古今江南呼繆罟爲百反。○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爲九罭之中魚乃是鱣也。鮒也。鱣鯈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鱣鯈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

大人是疑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罿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綬罟謂之九罿九罿魚網也孫炎曰九罿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綬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鱣鮀樊光引此詩郭朴曰鱣似鱗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鮀魚爲鮀陸機注云鱣似鱗而鱗細於鱗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綬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鱣鮀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罿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畱聖人傳意必然○箋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禮小爲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故云袞衣卷龍○鴻飛遼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鷺之邑失其所也○鳬音符鷺鳥兮反又作翳○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

日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畱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

疏

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畱東方亦

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畱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畱刺王不早迎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旣悟親○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鳬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卽畱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畱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畱之○傳鴻不得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畱住於東方不知其宜循渚○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東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

也。箋信誠至得畱。正義曰釋詩云誠信也是信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畱之辭故易是告曉之辭既以告曉東人公旣西歸不得還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詩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畱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旣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旣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辭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鴻飛遵陸陸非鴻疏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處也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是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也箋云是

復於女信宿

宿猶

疏

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爲避

鴻飛遵陸

陸非鴻

公歸不

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

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畱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

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疏

是以至心悲兮。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

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畱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齊來願卽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畱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卽願以此衣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己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罰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